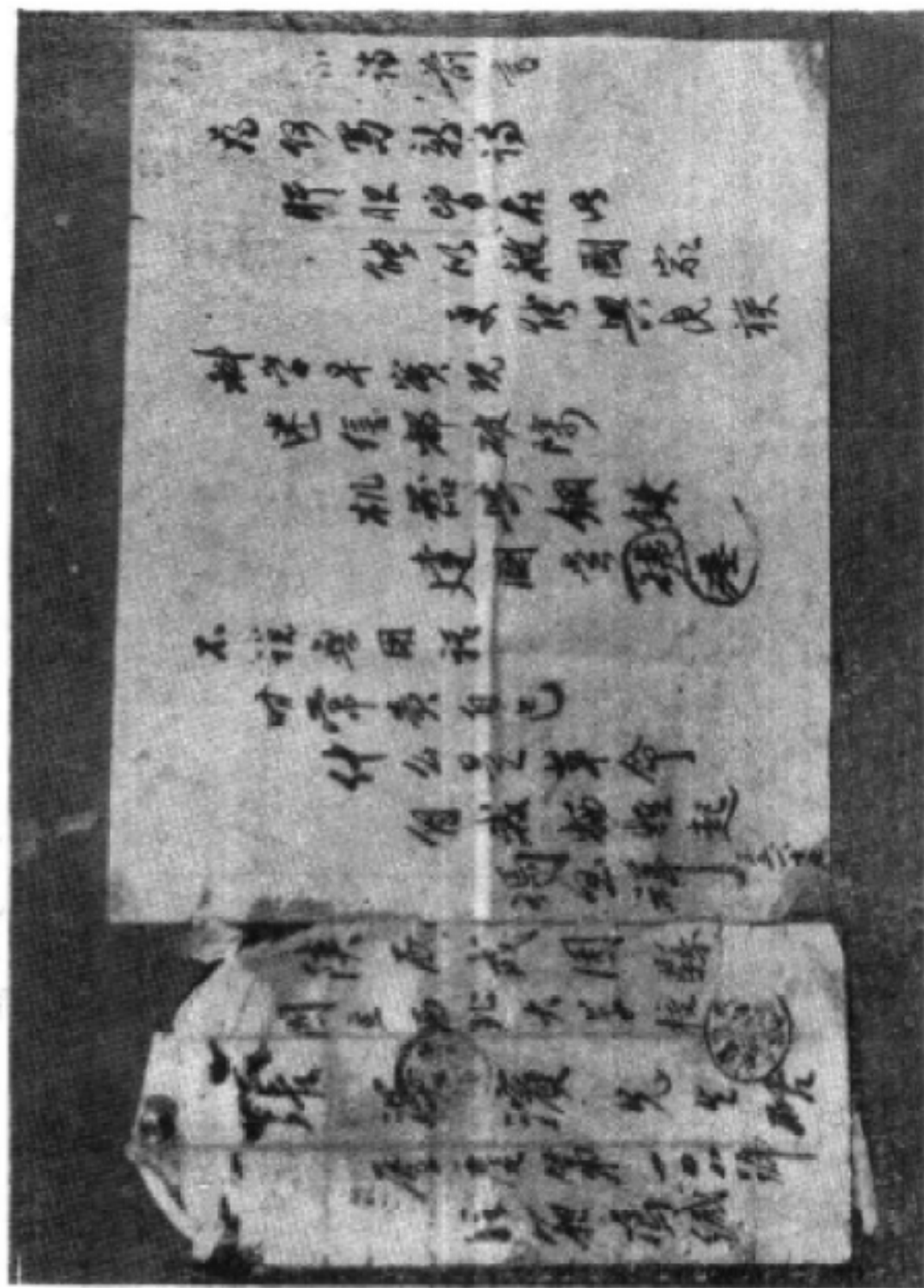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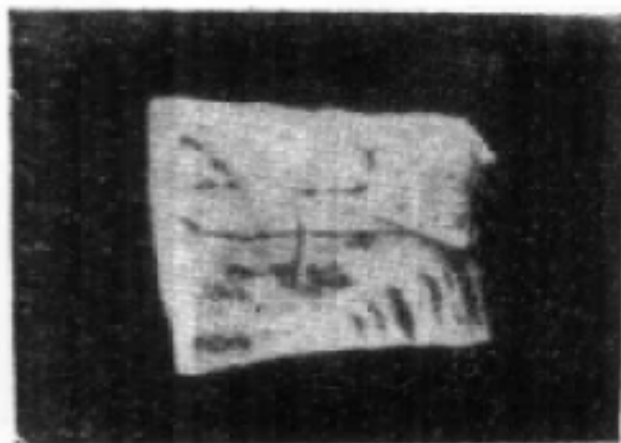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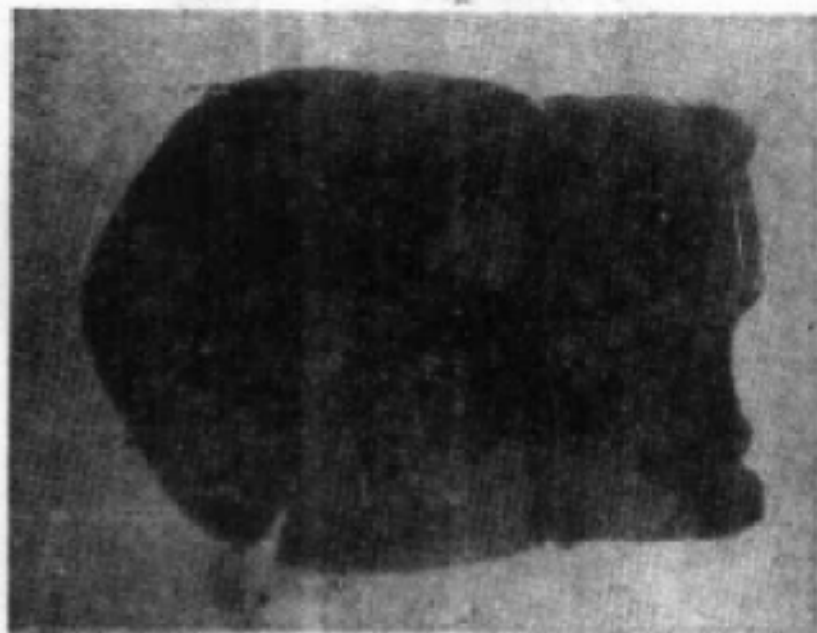
新发现的冯玉祥先生遗墨《小诗前言》

(张洋供稿)

張清先生：
 四月十三日
 收到列兄真是好青年可敬
 可佩非其學問不能致
 國最怕是墮落於名利
 二字作這意思河間是武
 軍二老師為朋友以河
 南為數每保寫信時代
 或問信者人否
 馮玉祥 志平
 四祥

馮玉祥先生給張泮的信

(張泮稿)



舞阳贾湖遗址发掘出的距今八千年前的骨笛、契刻符号和柄状石饰
(朱帆供稿)



臧乐芹先生的画《春晓》

(吕秋馨供稿)

目 录

怀念赵伊坪同志.....	师 陀 (1)
回忆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 的战斗生活.....	孙 坚 (33)
忆豫中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西遂舞 叶方泌边区县建立前后.....	周声远 (43)
奇袭漯河——第一次解放漯河战斗记实.....	郗治国 (48)
第四兵团渡江作战誓师记.....	苏 策 (52)
漯河市解放初期的政权建设.....	郭双林 (56)
中共郾城党组织在二次北伐沙河之役中.....	孟新安 (61)
撒播革命火种的抗日宣传队.....	应时雨 李 辉 (68)
芮文彩策动国民党保安团起义投诚的经过.....	孟凡坤 (76)
二次北伐郾漯战事述略.....	刘西蓀 陈庭苔 (82)
冯玉祥佚墨《小诗前言》引端.....	张 泮 (87)
清末临颍农民运动.....	晁凌音 (95)
风雨春秋八十年——漯河市牛行街牲畜 贸易市场记闻.....	张福祥 (105)
布客集资修建西会馆.....	晁凌音 (122)
回忆“洋”字当头的时代.....	晁凌音 (126)

民国时期临颍县田赋和摊派·····	阎理之	(129)
临颍县雾强庙《粟地碑》碑文·····	杨海泉供稿	(133)
周祖训先生任信阳师范学校校长十年·····	马洪奇	(134)
附：信阳战时服务训练片段·····		(159)
往事、故人——我和王实味·····	孟昭璜	(167)
从徐玉诺老师的“怪”看他的品质·····	李守成	(179)
回忆我的老师曾次亮·····	李守成	(183)
艺苑园丁刘诚甫·····	马洪奇	(188)
臧乐芹先生传略·····	阎稚聿	(204)
保留在舞阳的年月·····	周声远	(210)
怀念郭廷以先生·····	刘敬坤	(217)
郭廷以先生传略·····	周邦道	(220)
记河大学生运动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魏 明	(223)
回忆解放前开封学生受军训·····	阎理之	(229)
舞阳贾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经过·····	朱 帆	(231)
郾城民间风俗四则·····	谭星白	(236)
民国初年《临颍县天足会公启》·····	杨海泉供稿	(252)
漯河的清帮·····	钟去兵 谭星白	(254)
旧漯河的娼妓·····	钟去兵	(256)
对《忆寇英》一文的订补·····	李春霖	(285)
徐母冢·····	巩守志	(260)

怀念赵伊坪同志

师 陀

我和伊坪相识是一九三〇年夏天。当时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正在河南打内战，他在冯玉祥部下田春芳师运输连当上士录事，名叫赵罗平。据我大哥王乐超说：当运输连在我们家里驻扎时，他发现许多进步书刊，高兴极了，表示要做朋友。冯玉祥军队里，上自他本人以及前敌总司令鹿钟麟，下至连、排、司务长，绝大多数是当兵出身，一个相当于班长的上士录事，居然喜欢进步书刊，可见其来历不平常了。

我那时刚读完高中二年级，学校放了学，同学回家了，我正好利用学校环境清静写文章，回家晚了十多天。其时运输连已经离开我们家，移驻距我们那里东南十多里路的什么村庄去了。我回家不久，一天上午，他头戴大草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时值盛夏，满脸是汗，到我们家来了。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劝他脱下衣服，他也就毫不客气，脱下军装，从头上摘下大草帽，代替扇子扇风。端来用桑叶煮的大碗茶，坐在大门底下，便谈开了。他先问我几时从开封回来的，那里的情形怎样。接下去讲他是押着大车队去罗王车站领给养的，经过附近，让大车队先

走，自己弯过来看看。其间他特别讲了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驶着大车的农民让路慢了，激起了当兵的愤怒，跳下去打那农民。这事情引起伊坪动了火，当场训斥那当兵的：你自己本来也是农民，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家呢！说话时犹余怒未息。他约我们过几天到他们那里去玩，便站起身来。留他吃午饭，他坚持不肯，说：我还得赶大车队去呢。又关照我们：我三四天就回来。顶好上午来，在我们那里吃午饭。他既然“公务”在身，不便强留，估计留也留不住。他戴上大草帽，拿起军装，送他走出村庄，但见他在强烈的阳光下，匆匆向西北赶路去了。望着这位年轻“录事”的背影，我心里产生了疑问：他既然有学问，热爱进步书刊，富于正义感，对农民充满同情心，对人又彬彬有礼，为什么要到西北军去呢？是的，他为什么到西北军的呢？

大约过了五六天，估计伊坪运给养已经回来，我和我大哥便去看他们。他们连部^①驻在一户农民的大院子里，三间堂屋由房主人全家临时居住，腾出三间东屋归他们使用。连长的名字当时是朱聘三，是个性格热情而又开朗的人；司务长当时名叫熊义吾，最初给我的印象和朱聘三相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后来交往深了，始知他其实是个极天真的人。我和大哥曾去两三次，谈话内容现在几乎全忘了，能记得的是朱聘三曾不住的太喊大叫，要找共产党，要拉起队伍打红旗。他说：只要上了山，来一个通电，成立红军，我任司令，他（指着伊坪）是我们的政委，他（指着熊义吾）是我的参谋长。我便警告他。他说：你不用怕，全连士兵都是有“觉悟”的人。他所谓有“觉悟”，后来我向伊

^①他们从西安出发前，也许是别的番号，不过他们在杞县时，确实改称军械处运输连了。

坪了解过：一是不打骂士兵；二是他用家里汇来的钱每月改善全连伙食；三是他经常向当兵的讲他们受压迫，为他们鸣不平；四是如果有谁家里遭到变故，需要钱用，他便借给他们。当时冯玉祥的军队是不关饷的，师旅长以上的将军们可以向他借钱，或自己想办法弄钱，团长以下的军官如果想用钱，只好靠聪明靠机会了。朱聘三的办法是向家里要钱，他是商丘乡下一个什么村镇人，家里有百把亩地，是独生儿子，读过私塾，相当聪明，父亲去世了，母亲给他娶了个自己不喜欢的老婆，便在北伐期间当了兵。

伊坪是河南省郾城人。我问他为什么不顺便回家看看，他讥笑答道：又不是小孩子了，还离不开父母！

熊义吾是河南省确山人。事实上他和伊坪都难得讲话。讲话最多的是朱聘三，大喊大叫，上山打红旗的也是朱聘三。有一次朱聘三刚讲完那时他就是红军第多少军军长，伊坪笑着挖苦说：还吹呢！一年前怎么样？朱聘三说：全靠你这位政委呀。

归纳上述情况，我估计伊坪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由于逃避国民党的缉捕，投奔冯玉祥的西北军，临行仓促，来不及办理转党手续，以致失去党的联系。要么他逃离家乡时是带着转党手续的，只是行军途中，不便从陕西转入河南。如果真是后一种情形，朱聘三大喊大叫要找的共产党，其实就在他身边。

我是认识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我的同班同学姚第鸿就曾动员过我选举一个共产党员当学生会主席，并曾好几次劝我去看在省一中教书的潘训，有一天晚上还暗暗借给我几期油印的《红旗》；但是那学生会主席寒假开学后便不见了，姚第鸿放暑假后又回了家。姚第鸿家虽然在开封，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地址，

只有等开学后再跟他讲伊坪他们的事了。不料暑假后开学，我回到开封，才知道姚第鸿在暑假期间已被逮捕。阎、冯失败，姚第鸿获得释放，因为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时受过刑，走路时腿还有点瘸。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张钫曾在我们学校大礼堂向全体学生讲话：姚第鸿的父亲姚一介是我的老朋友，姚一介看一个钱比铜锣都大，他的儿子能当共产党吗？姚第鸿的被捕，显然是由于我的同班同学姓黄的告密，姓黄的是国民党特务，我们当面叫他“黄狗”，他也就象“狗”，只敢咧开嘴笑笑。至于姚第鸿父子，我留到后面再讲吧。

战争期间，军队随着形势的变化经常调动。我去田春芳师运输连驻扎的那个村庄两三次后，便不知他们移驻到哪里去了。战争的结果是冯玉祥军队彻底垮台。约在九十月间，我意外的收到伊坪从洛阳西工寄发的一张明信片，说是今后不知到何处去。西工我是听说过的，是吴佩孚做直鲁豫巡阅使时驻兵的地方。但是偌大的西工，既没有番号，显然他的目的只在通知我他们在听候改编，他仍旧安然活着罢了。

这一年冬天朱聘三忽然从商丘老家来了。这位做过红军第若干军司令梦的人，原来当冯玉祥彻底失败后，看见当兵的争先恐后在郑州车站上火车回老家，自己也跟着爬了上去。他是来找“母亲”。当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红军占领的苏区，要找共产党，就得讲找“母亲”或“爱人”，随本人的身分地位而定。我的同班同学姚第鸿跟他的全家搬往济南以前，曾给我介绍一位文科乙班的同学张宏道，说：以后你听他的好了，但是张宏道很谨慎，怕暴露自己，尽管经常到我们住的宿舍来，只是见面笑笑，打打招呼，不敢单独约我谈话。这是因为我们班里“黄狗”还

在，我们的校长换成了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他从河南省党部调来的新训育主任显然也是国民党特务。当时我有这样的顾虑，对一个相交不深的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面，我不敢把朱聘三贸然介绍给他。我只对朱聘三说：容我慢慢想办法。他在我家住了十来天，看了几场“狗姐”^①在财神庙演出的戏，春节前坚持要回家，临行前我转送他一本朋友送我的《烟袋》，便失望的冒着寒风走了。

一九三一年初春，我忽然又接到伊坪从西安寄发的来信，用的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公用信封，信是警备司令部的八行笺，用毛笔书写，开头讲他当了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的秘书，接下去问我的情况，如果回信，可写西安警备司令部赵伊萍收。他的名字这时改成了赵伊萍。在旧社会，一个失败军队的上士录事，尽管学问好，字写得好，没有相当关系，要想当上得胜军队的警备司令的秘书，是不能设想的。

对共产党朋友，他们的经历、入党时间、在党内的职务，我从来不想知道。这是因为无论对朋友对自己都没有好处的事。因为伊坪平常讲话，有几个字爱用北京音，我只知道他曾在冯玉祥办的育德中学读过书。我只有暗暗为他高兴，如果我猜想的他在逃离家乡时失去党的关系是事实，现在终于接上关系了。他给我写信的目的，除了他认为我是进步的，想了解朱聘三和熊义吾的情况外，我实在难以揣测。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信中全然不曾提起。最近看了熊义吾的纪念文章，始知冯玉祥失败后，他当了杨虎城军队的连长，偶然在西安大街上碰到伊坪。

我马上回信，告诉他朱聘三如何回老家，春节前如何托我找

^①即陈素真

“母亲”。伊坪迅速答复，谈他在司令部的工作情况，以及司令部的情形，不提朱聘三。以后还通过好几封信，也只谈西安的情况，有一次讲到西安大街上打死过人，可以猜想，敢在大街打死人的只有蒋介石的特务，仍不提朱聘三。他似乎有所避讳。这又使我怀疑他是否真正找到了党。

我于一九三一年夏到了北平，对家人说去考大学，实际上我没有领高中毕业文凭发下来以前的证明书，没有证明书便不能报考任何大学。我去北平是为着找出路，即争取参加共产党。直到今天我还是无党无派。那主要原因是我心目中把党神秘化了，总认为自己不够党员的标准，不敢提出要求。我和几位同班同学在吉祥胡同住了一个多月，便搬进银闸胡同北口一家小公寓，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宏道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加入“反帝大同盟”。我问了“反帝大同盟”知道是党的外围组织，便欣然同意。这时我想起伊坪，立刻写信：如果解决“婚姻”问题，顶好到北平来一趟。很快得到他的回信：他不需要，若有“他们”的消息，请马上告诉他，至于他本人的行踪，千万勿向他们谈起，必要时他会直接跟他们联系。所谓“他们”，是指朱聘三和熊义吾。这封信很重要：表示他终于找到了党，我放心了；同时也引起我的怀疑，他自己既然找到了党，为什么不介绍他们入党呢？直到这次写纪念文章，参考了许多资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只管为党播种，为党培养有待发芽的种子，要考验他播下去的种子是否坚定，不管它们冲出地面；另一方面，也是不肯向非党员轻易暴露自己。

过了约摸个把月光景，家里转来朱聘三从山东新泰寄发的信，信封信笺都用鲁南第四民团军指挥部的，说是已经改名朱慨

夫，做了副官长，急需找“爱人”。恰好张宏道又来寻我了。他所以经常来看我，我当时认为包括两种含义：第一是他确信我不会出卖组织，第二他认为我有“培养”前途。我拿出朱慨夫和伊坪的信请他看。等他看完，我又向他讲跟两个人相识的经过，两位的为人。他听过我的叙述，笑了：

“姚第鸿不是在济南吗？”

我自然知道姚第鸿在济南，自从他把张宏道介绍给我后，我们之间不曾通过信。

“我写信通知他。不过他可能给你来信，也可能不来”。他爽快的说。说完便站起身走了。

过了几天，我收到姚第鸿寄来的明信片，只简单的说：你的朋友需要爱人，可在某地找某人接头。我把姚第鸿的明信片转给朱慨夫。过了约半个月二十天光景，接到朱慨夫的来信：感谢我帮他找到“爱人”，还讲了许多充满狂喜的话。我写了回信，同时把朱慨夫先后两封信转给伊坪，却很久不曾得到回音。

约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间，我收到一封从新泰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寄发的信；过去我也经常收到那里的来信，这一次特别，把信封直装得鼓起来，我打开来看，首先是朱慨夫的信；伊坪已经到新泰了。朱慨夫的信中包着从各式各样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有伊坪的，有熊寄飘的（熊寄飘是熊义吾入党后的正式名字），有我大哥的，出乎意外的是居然还有姚第鸿的，在这以前我似乎不曾听到姚第鸿在新泰。伊坪的信写得很简单：刚来这里，还不知道工作怎样安排。朱慨夫所以发动“写信运动”无非意在告诉我伊坪到了新泰罢了。

伊坪这次去新泰很重要。归纳我事后从各方面得到的证明，

他是带着党的正式关系的，如果朱慨夫不出事，以他的做事谨慎，态度坚决，很可以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吧。一九三二年七月间我父亲去世了，我回家办理丧事，我大哥也从新泰回家办丧事。他是当年春节过后去新泰的，在那里过了上元节，并且参加了共产党。随后去新泰的是熊寄瓢和姚第鸿，最后去的是赵伊坪。大家名义上的职务是排连营录事或书记，一律上士待遇，每月工资十元。实际工作是“兵运”，即唤醒兵士和下级军官对现实不满，对他们指明出路。朱慨夫所以出事情是和总指挥谢书贤的第三姨太太搞恋爱。那姨太太是洛阳师范的女学生，平常对老粗丈夫就不满意，一旦遇到聪明能干的朱慨夫，犹如干柴遇到烈火，据我大哥亲眼目睹，上元节指挥部演戏，二人已眉目传情了。这一年上半年谢书贤出差了一段相当长时间，副官长丰采可以随时进入后衙，这时更无顾忌。等谢书贤回来，在指挥部候差事的他的穷亲戚，便直接向他揭发。至于这件事的后果，和伊坪本人毫无关系，只是与他的事业却大有关系。我大哥说“上级”决定伊坪和朱慨夫第一批撤退，前几年我见到熊义吾，也就是参加共产党后的熊寄瓢，参加八路军后的张介民，他说：山东省委决定伊坪和朱慨夫先撤退，全指挥部的党员都归伊坪领导。据我一九三二年九月间和伊坪同去山东所观察到的，他不仅领导全指挥部的党员，而且领导全鲁南民团军的党组织。按当时的情况讲，党的首要工作当然是扩大红军和建设苏区，与之相配合的是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兵运”工作。山东省委会把如此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一个没有正式关系的人吗？

关于伊坪一九三一年末的生活状况我查考过几种资料：第一种是伊坪（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写给父亲的亲笔信，称在南京

开会的马师长打电报劝他暂时回家，等候喜讯；第二种是赵晓舟的纪念文章，一九三一年春西安市委被破坏；第三，我曾向一位老党员朋友打听过：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工作采取单线联系，情况有各种各样，根据具体条件而异。从以上三种资料可以看出，马青苑的警备司令被撤销了，部队撤到渭南，伊坪的秘书工作也跟着丢掉了。他没有提我一九三一年初冬转给他的朱慨夫的信，估计他是收到的，一九三一年秋冬之间，我将朱慨夫的信转去后，大约过了不久，马青苑被解除了西安警备司令的职务。

马青苑被解除警备司令职务，可以设想，杨虎城发现他有野心。马青苑的确有野心，伊坪不是他的心腹，他要收买伊坪做心腹，只好在电报中暗示了。他的野心是扩充军队，自己上级不允许他扩充，他投靠新的主子。这个新主子是蒋介石。蒋介石对自己的嫡系军队尽力扩充，对杂牌军队，不惜用一切手段，加以限制、分化、削弱，甚至消灭。现在杨虎城军队内部有了矛盾，对他正是天赐良机。马青苑这次赴京开会，大约会见过蒋介石，蒋介石命他提出新名义，同时提出新防区，拟出扩编计划，并呈请其得力爪牙批准。以上尽管不曾查对实有材料，纯属推测之词，估计距事实不远。

马青苑回到渭南，把去南京的结果告知伊坪，或马青苑的亲信无意间走漏了消息。马青苑要扩编部队，原是搞“兵运”的好机会，伊坪需要找与他联系的人商量。他们经过仔细研究，那联系人大约对杨虎城部队了若指掌，认为马青苑以下级反上级，极少有成功的可能；不如去山东是上策。这就是伊坪去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带着组织关系的原因。

话说回去。这一年秋收时节，伊坪忽然到我们乡下的家里来了。我自一九三〇年夏天和他分手，这次再见，在我好象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知道我父亲去世，讲了几句吊慰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有什么心事。他住了几天，坚决要走，问他去处，他说：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既然挽留不住，只好派人送他到兰封车站。他走了以后，我大哥才告诉我朱慨夫家里出了事情。伊坪原是撤退到商丘乡下朱慨夫家里的。为着打游击造枪，朱慨夫临行前，从鲁南民团军修械所带走两个修械兵；枪没有造成，两个兵油子摸清了朱家的情形，扬言要告发。朱慨夫托人说情，花几百块钱，打发走两个瘟神爷。乡下自然住不下去。住下去也不再有意义，便举家搬到商丘城里。

秋收完毕，我带了二三十块钱，要再去北平，并声明以后不用家里钱了。到了开封，顺便去看康午生和赵毅然，两位在河南大学读书，原来并不相识，是伊坪向我讲起过，慕名而去的。从康午生、赵毅然那里我得到意想不到的消息：伊坪等山东来信，困在郾城同乡会里。从河南大学出来，立刻去找伊坪。伊坪从我们家里出来，便按事先约定的地点，到开封等朱慨夫的来信。起初住在旅馆里，钱花光了。事有凑巧，恰好朱慨夫的女朋友——就是原来谢书贤的第三姨太太，带着孩子回洛阳探亲，归途中经过开封，和伊坪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伊坪便写便条，向她求助，她打发茶房送来十多块钱，并附回条：她在旅途中，手头没有更多的钱了。伊坪结清旅馆欠帐，搬进河南大学学生宿舍，“河大”开学，又进进郾城同乡会，身上只剩一块钱。

我去北平只为年轻，有闯劲，对如何生活下去并无把握。在见到伊坪前，我曾按照伊坪留下的地址，专程去商丘看过朱慨

夫。朱慨夫家住南门里。我到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钟，但见家家户户大门外挂着灯笼，原来韩复榘的一个营军队哗变了，要冲过陇海路往南，尽管已被制止，商丘城内仍是一片恐怖气氛。朱慨夫的母亲回乡下去了。我从他年轻老婆嘴里得知，他本人去了山东。问她朱的山东地址，她说驻在朱集车站的某连长可能知道，他是每天早上来的，你问他吧。第二天某连长果然来了。陪着我吃早饭，我又问他朱慨夫的山东地址，他故作紧张的说：我看你最好立刻回去，你看看这里的情形，呆下去会出事！我的习惯——这是极坏的习惯，是从旁边观察人，从朱慨夫的年轻老婆和某连长的言谈举止之间，我发现他们的关系不正常。伊坪听完我的意见说：

“他（朱慨夫）托错了人！”

朱慨夫去山东前曾把全家委托那个连长照顾。原来朱慨夫去山东后，伊坪在他商丘城里住过几天。接着他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有一天夜里，他被什么声音惊醒，睁开眼睛，看见朱慨夫的年轻老婆正站在自己床前。他厉声问：

“你要干什么！？”

这大概是他决心要离开朱家的原因。其实我认为她倒是时代的牺牲品。试想：一个年轻女人，名义上出嫁了，从一开始就讨不到丈夫欢心，而婆婆又绝对不许儿子离婚，让她改嫁。她是个人，她有任何女人都有的性要求，在她所处的具体环境下，除了乱搞男女关系，她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伊坪已经将到山穷水尽地步，山东朱慨夫来信仍旧遥遥无期。我到北平去既无把握，便提议用我去北平的钱买车票，一同到山东去。我花剩下的钱只够头车票到泰安。他高兴的说：